

【南怀瑾】推荐
【弘宗】著

心影留踪

南怀瑾



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影留踪/弘宗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080-6828-2

I. ①心… II. ①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4016 号

责任编辑 梅子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政编码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弘宗师原名体悟，是年轻出家的尼法师。十六岁即考入大学读本科，毕业后入世工作几年，而后毅然出家，精修律仪，参究禅观，多年不懈。

数月前，友们一起闲谈，说起研究佛经，首先要从理解古文入手。而百年以来，白话文盛行，古文修养薄弱，开启古籍宝库之钥匙，几近丢弃。席间，弘宗师谈起自己披剃之前，无师自学时期，喜读古文，有感而记文章数篇。友们闻阅之余，纷纷赞成出版，本书作为青年人研读古文之参考与鼓励。故而结集付梓。

实为之记。

九四禪童
南懷瑾

辛卯孟冬（公历 2011 年 11 月）

于太湖大学堂

目 录

序言	南怀瑾 (1)
----------	---------

古语留香	(1)
------------	-----

行走一生的学养	(3)
---------------	-----

上善若水	(13)
------------	------

隐居的一家人	(20)
--------------	------

再读《二十四孝》	(32)
----------------	------

造马工程	(41)
------------	------

史海寻津	(45)
------------	------

一封写给谁的信	(47)
---------------	------

诗人之殇	(68)
------------	------

道、德、术、法与生存方式	(79)
--------------------	------

法与情	(88)
-----------	------

滴水恩，涌泉报	(101)
---------------	-------

君子仇，小人恨	(105)
---------------	-------

士为知己者死	(110)
--------------	-------

功臣的没落	(117)
-------------	-------

战国四君子的性格人生	(144)
------------------	-------

苏武牧羊	(155)
文思悠悠	(165)
含英咀华细读书	(167)
有愿无违归园田	(170)
与清风明月相伴	(174)
千秋一醉	(178)
秋水长天有奇文	(181)
眼中泪，心中情	(188)
郭橐驼种树	(192)
乡音民风	(196)
一意孤行的改革者	(203)
心泉细语	(207)
蓦然回首	(209)
寂寞读史，明月相伴	(212)
真情与实意	(214)
临窗观雨	(219)
父与女	(224)
拉二胡的门卫	(228)
夜行华山路	(231)
走过鼓浪屿	(234)
无意	(236)
莫高窟前的怀想	(238)
城墙上的遥望	(241)

镜子的传说	(244)
沈园之思	(248)
地下的兵团	(252)
农家小院	(256)
谐音隐喻之妙	(262)
秋语秋心	(266)
观戏的滋味	(271)
四季之约	(277)
那一树一树的花	(282)
冬日小憩	(284)
无题	(286)
山，海，天	(288)

古语留香

行走一生的学养

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说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修学的简单陈述，自古以来，也成为历代文人儒士检验自己学养的一个标准。那么世人究竟是如何理解并实践这一步一步的“孔子式人生”的呢？

“十五而志于学”，学即学问，是讲人到十五岁就应该有志于专心于做学问。《论语》中所谓的学问，南公怀瑾先生认为不是我们现代概念上的文学好、知识多的意思，而是做人好，绝对地好；做事对，绝对地对；这就是学问。一个人哪怕一字不识，只要做人好、做事对，就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那么十五之前，学什么？朱熹在《大学章句》里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就是说，古人无论王公弟子还是普通百姓，在八岁时就开始进行学问方面的早期培养了。首先教他

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这自然指的是教学生清洁内务、应答宾客以及各样行为规范。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古人的教育首先就是以孝悌忠信之事养成弟子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同时教之以礼乐射御书数这些技能，也就是礼节、音乐、射箭、驾驭马车、书法和计算法。

如此学习到十五岁左右，就该培养并使学生形成志于学的人生目标，而不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等其他人生目标。古人十八岁成冠礼而入大学，立志学道。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是从人生经验的学问中，体悟出的终极真理。对于儒家而言，有两条进路。

一条是颜渊之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式人生”的一个重要概念，出自《论语·颜渊》一章：“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关于“克己复礼”，许多学者的理解是克制（或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于“礼”（西周之礼）。南公怀瑾先生则认为：“克己复礼就是克服自己的妄念、情欲、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完全走上正思，然后那个礼的境界才叫做仁。如宋儒朱熹的诗：‘昨夜江边春水生，艤艫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就看到他的修养，不能说没有下过工夫，

他也曾下了几十年工夫。尽管宋儒有许多观点值得斟酌，但他们对的地方，我们也不应该抹杀；刚才我们讲克伏自己的思想，心境永远保持平静，不受外来的干扰，这是很难的。这里是朱熹的经验谈，他做了几十年的学问与修养，这个功夫不是一做就做到的，要平常慢慢体会、努力来的。这首诗里他以一个景象来描写这个境界：我们心里的烦恼、忧愁，就像江上一艘搁浅的大船一样，怎么都拖不动，但慢慢等到春天，河水渐渐涨到某个程度的时候，船就自然浮起来了。后两句诗是重点，平常费了许多力气——想把这艘船推动一下，可是力气全白费了，一点也推移不动，等到修养到了相当程度的时候，便是“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境界了。到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孔子所谓的“克己复礼为仁”了。“仁”就是这样解释的。现在我们可以有一个观念，就是孔子所答复的“仁”，是有一个实在的境界，而并不是抽象的理论，是一种内心实际功夫的修养。所以真作内心修养的，个中艰苦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另一条是曾子之路——修齐治平。其道可以从曾子的《大学》里得窥一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修齐治平，是中国文人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目标，是其人生价值的体现，也是他们现实生活的精神支撑。人生目标的高远，使古代文人能够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挫折而无所畏惧，以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勇往直前。这体现在个体身上，就是文人们十年寒窗苦读的动力与目标；体现在群体身上，是中国文人对儒家精神的千年传承和坚持。两千年来，历朝历代都有如此秉持着文化精神而奋斗不屈的文人志士，例如为后人熟知的杜甫、范仲淹、岳飞、苏轼、王安石、文天祥等等。

“三十而立”，经过十多年的随时随地的反省、体察，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性格等有了深切的了解，并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和心理，渐渐形成了立足于社会的为人的准则和行事的标准。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那么，三十岁的人，就应该明确做人处世的道理，并立于此而不动了，成为一个思想成熟的人，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这是“孔子式人生”的小成阶段。

“四十不惑”，是懂得了人生的智慧，认识到了人生的终极价值。经过十年的学养，对自己的人生不再疑惑，知道自己这辈子该做什么了，对自己的人生方向也不会再动摇了，看人看事情很透彻，对这个世界上一切都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这是“孔子式人生”的中成阶段，至此，具备了人生形而下的学问，

但形而上的学问尚不清楚。

“五十而知天命”，对“天命”的理解，含义是丰富而深刻的，它包括了天性、人性、道义、责任、自然的禀赋和上天的意旨等等。

世人对天命的理解往往会走入对命运的执着探索之途。事实上，对命运的思索，一直是古今中外哲学家们的基本命题之一。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有这样的一个描述：“面对浩茫的宇宙，人类心灵中希望和恐惧并存。这种不能确定的未来使人痛苦。”古希腊悲剧对命运的追问，就显示了人类在两千年前就开始了对人生与命运的深入思考。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论评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与价值取向，道家是“齐万物，一生死”的超越态度，佛家从人性的角度由人的生老病死入手，引导着人们的生存与生活。

儒家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先看看世人对孔子的种种解读。一种观点认为是不论生死，理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持这种观点的认为，命是朝着一定目标前去的一股力量。人们从事各种活动，其外表的成功有赖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配合。但是，外部条件是否配合，完全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那么，这种事物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该如何面对呢？孔子的知命便是对问题的解答：既然命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测性，那么人们所能做的便是认清客观世界这些存在的必然

性，竭尽己力，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为此，孔子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的人生观，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不懈追求为后人做出了表率。可见，儒家不谈命运的目的是为了重在行为，教世人以积极行动的姿态走入社会服务大众。比如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生”是儒家的核心观念，“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著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生活”。他还说：“他只管当下生活的事情，死后之事他不管的。”（《梁漱溟先生讲孔孟》）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对孔子生死观的错误解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在逻辑上不是相互排斥的选择关系，而是前后递进的关系。比如朱熹对此的注解就是：“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昼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这里用“学之有序，不可躐等”的言辞，等于说形而上的生死鬼神观，初学者难以领会的。

证之以“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我们不难得出“天命”就是哲学上的本体论，是形而上的思想范围。生死观、鬼神观没有什么神奇的，也无须回避的，在“四十不惑”的基础上，通过十多年的修习，是能明悟天命的，当然，这依然仅仅是在理路上的“知”。这是“孔子式人生”的大成阶段。

“六十而耳顺”，耳顺是指自己的所作所为可以任人去评说，自己都听得进去；做人处世的人生学问至此到了极高的程度，面对世人的评说，心里平静、坦然而灵明。这自然是极为不易的人生修养，也就是《论语》开篇所提到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他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甚至误解自己，自己不恼怒不生气，不为之生起烦恼，这才是人生实践上真正学养到家的风范。

人之一生，都在渴望着为他人所理解。自己的喜怒哀乐，别人能够真切地体会到感受到；自己的心志理想，别人能清楚地明白深刻地理解。为此，世人皆有求一知己而一生足矣的心愿与感慨。然而人心千差万别，思想瞬息万变，大多数人都对自己都不能认识，何以要求他人能理解自己，因而很多人总处于不被理解的无端苦恼中。所以，孔子告诉我们，真正的君子应坦然对待一切，不计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人生处世达到形而上、形而下浑然一体的境界。做什么事情都不必刻意要求自己，不再需要意识的引导，一切都可以顺

乎自然，可以从心所欲，但是所做的事情都那么完美。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式人生”的化境阶段。

这就是孔子行走一生的学养，也是“学而时习之”的真意！从孔子自白的人生方程式，我们难道没有悟出一点儿人生的真相吗？！

附 文

为 政

（摘自《论语》）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

以礼。”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子曰：“君子不器。”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輶，小